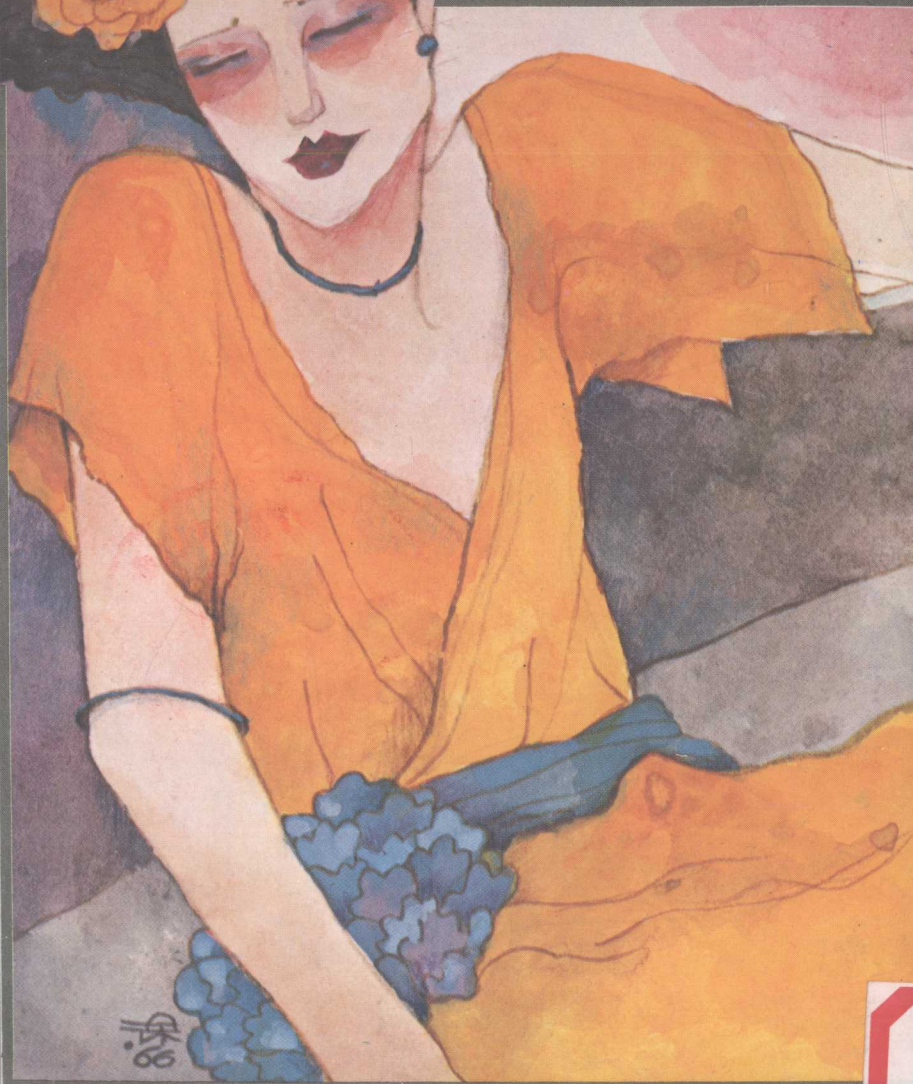


獵夫記



世界名著／愛的故事之五
卡德蘭原著／侯嘉瑜譯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五

獵夫記

卡德蘭／原著・侯嘉瑜／譯

獵 夫 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⑤

著 者	卡 德 蘭
譯 者	侯 嘉 瑜
出 版 者	明 遠 社
	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
	電 話 : H 6 1 6 6 8 3
發 行 所	明 遠 社
	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
	電 話 : H 6 1 6 6 8 3
印 刷 所	建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
	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二 樓
定 價	港 幣 6 元 外 埠 美 金 1.5 元
初 版	1 9 8 0 年 1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※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一九年

「問題已經解決了！」

餐廳的門突然開啓，一個清脆的聲音珠落玉盤似的響起：

「我昨晚細細的想了一夜，現在知道該怎麼做了！」

一個纖細的人影走了過來，兩個坐在餐桌前的女郎，迅速的轉過臉，滿是盼望的神色，急急的問：

「該怎麼做？快說嘛，安妮姐，快說嘛！」

安妮姐徐徐的踱了過來，也在餐桌旁坐下。

細看這三個姐妹，真像三朵花兒，直教人難以想像，世上竟有這樣漂亮的女孩子，而且各有截然不同的美！

安妮姐最年長，也是其中比較不搶眼的。

但她的妹妹，凱柔，十八歲半，却美不可方物，美得叫人一盯上她，就張嘴直眼的答不出話來。

一頭金髮——就像在陽光下輝映的麥穀，藍眼——有着畫眉鳥蛋似的青藍，臉蛋兒白裡透紅，總令人不由自主的想起那和了奶油的草莓。

更吸引人的則是她的身材，修長而行動優雅。

雪倫，則是她最小的妹妹，長得像父親。黑髮，配着木蘭花似的深色皮膚，明媚的眼睛，有時候看似藍的，有時候却深邃得泛着紫色。

梅登上校常說，雪倫這些特點完全秉傳於那位西班牙祖先。而西班牙血統在梅登的家譜裏，的確不時出現。且不管她像誰，雪倫算是三姐妹中性情最愉悅的，機智而可愛。

每一件事情，只要與生活有關，都令她感到新奇。十七歲的她，衷心渴望踏入成人的社會，她父親所訂的「每日晨報」和她所收集來的「婦女雜誌」，因此而被她翻得爛熟。

安妮姐若置身在別的女人間——任何一個女人，除了她自己的姐妹以外——都會出衆的，可是在她的兩個妹妹面前，就相形失色了，因為，她的頭髮既非金色也非黑色。

「灰鼠！」她爲這頭髮嘆氣，她認爲這種顏色已是無可救藥了。但是她的母親却總是代她肯定：那是予人安慰的顏色，是旅人在太陽下最感需要的陰涼之色。

似乎有意配合她的頭髮，她的眼睛竟然也是灰色的，只是在光線射入眼瞳的時候，那雙灰濛

濛的大眼却會出人意外的變成綠的。因此她難免洩氣的思想，老天實在該給她換上相稱的紅頭髮才對；無論如何，她的智慧和成熟令她的面容看起來却要比兩個妹妹更甜蜜。

自從她母親過世，由於她是長女，便被迫不得不現實起來；雖然她那時候只有十五歲，家裏大大小小的事已全落在她的肩上了。

而最近兩年來，她的父親又一直病着，凱柔和雪倫都還年輕，安妮姐只得一手包攬了，既是女主人，又是管家、護士、老師，甚至成了一位全能的佣人。

雖然女孩子們請了一位褓姆，但是，兩個妹妹所該知道的與女孩子有關的事情，却依然是由安妮姐來傳授。自己也不過是個大女孩的安妮姐，把所有從母親那裡得來的知識，轉遞了下來。她把梅登夫人認為絕對重要的淑女風範傳給了凱柔和雪倫；任何該注意的小節或任何她想母親會注意的禮數，她都盡量要求兩個妹妹做到。

這件事倒是不難辦到，因為這兩個女孩子都敬愛她。更何況凱柔還俱有世界上最溫柔的性情，只要她向她提出了建議，她就會順從遵守。

至於雪倫，就截然不同了，她則是個滿懷雄心的小野心家；這個令安妮姐澈夜不眠的難題，便是雪倫提出的。

此刻安妮姐已在桌旁坐了下來，但是却一個勁的微笑不語，雪倫急得直催：

「結果怎樣嘛？快說嘛，安妮姐！」

「我決定立刻動身去倫敦！」

「去倫敦？」雪倫跳了起來，「去幹什麼？爲什麼要去？」

「妳先別急。」安妮姐慢慢條斯理的端起了面前的咖啡壺，爲自己斟了一杯，然後才說：

「妳昨晚只隨便說了幾句，却教我整整想了一晚，雪倫。」

「我昨晚說我們一定也能像甘寧姐妹那樣轟動倫敦！其實，妳用不着想上那麼久才同意，何況，我們比她們人多，我們有三個！」

「除此以外，妳還強調說，」凱柔溫柔的爲她補上了一句，「我一定比伊莉莎白·甘寧漂亮，而安妮姐則長得有點像那位瑪利亞·甘寧。」

「是呀，我是那樣講，」雪倫立刻點頭同意，「但是我……。」

「但是已足夠我考慮整夜了。」安妮姐打住了她的話頭，「妳昨晚提的建議很好，只是主角該換作妳和凱柔，妳們兩個都够漂亮，要比我漂亮多了——不過我還是得跟妳們去，我必需照顧妳們。」

她躊躇了一會兒又說：

「我們必須面對現實，爸爸留下的錢根本不够我們生活，奢侈是一定談不上的，甚至……連舒適都要談不上了。」

「到底剩多少？」雪倫問。

安妮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。

「每年不到兩百鎊！」她說，「房子雖然是我們自己的，但已經破得必需大修特修……除了

吃、穿以外，我們大概只養得起我們那匹老馬了。」

兩個女孩靜靜的聽着，她們心裡也很明白；於是安妮姐又繼續說下去：

「就在我越想越喪氣的時候，辦法就來了。」

「什麼辦法？」雪倫迫不及待的又問。

「我現在就得去倫敦找那位公爵！」

「公爵？」她的妹妹喃喃的跟着唸了一聲。「什麼樣的公爵？我怎麼沒聽妳說過。」

「噢，這個公爵我們都沒見過，」安妮姐滿懷希望的說，「但是爸爸曾經說過，他是我們的遠親，同時還是我的教父。」

「那麼，一定不是個好教父！」雪倫撇了撇嘴，「至少他從來沒有送過妳禮物。」

「他從來沒有注意過我，」安妮姐點了點頭，「因此，現在正是他該做一點事的時候了！」

「他是哪位？」凱柔也問。

「布魯倫公爵。他年紀已很大了，爸爸一向喜歡他。爸爸年青時常跟祖父到公爵家裡小住；

爸爸還跟我提過公爵的房子裡擺了些什麼樣的擺設呢！」

「他怎會成為妳的教父呢？」凱柔覺得奇怪。

安妮姐微微的笑了笑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我猜，一定是媽媽的主意。妳知道，媽媽一直希望我們能接近那些她所謂的好人；而媽媽在爸爸還沒輸得一文不剩之前，在那些社交場合中是非常吃得開的。」

「真不知道爸爸爲什麼這麼笨？」雪倫在一旁怒哼了一聲。

「他自己也常這樣自問呀！」安妮姐則嘆了一口氣。「他沒想到竟會弄到傾家蕩產！我想在那種賭風正盛的時候，要叫他不賭，實在不可能。何況，像爸爸那樣一個英俊活躍的人，要他不趕時尚，怎麼可能？」

「他還沒有結婚的時候這樣做，還倒罷了，」雪倫仍憤憤不平，「但是結了婚後，媽媽總該管得住他！」

「媽媽已經盡力了，」安妮姐說，「她跟我說，他們年輕的時候，怎樣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結果。其實妳們也明白，媽媽一向崇拜爸爸；只要能够令他快活，她是絕對不願管他的。」

「現在却變成我們的不幸了！」雪倫知道這問題已沒什麼好講了。

安妮姐也沉默了。過了一會兒，才見她開口，說：

「是啊，因此我更要公爵爲我們做點事情。」

「妳憑什麼要求他呢？」凱柔問。

安妮姐被問得一時答不出話來；過了一會，她才答說：

「我想，他的良心會迫着他爲我們做一些事情吧！自從我們搬到這裡，這麼多年來，他都沒有來和老朋友打聲招呼，他心裏一定也過意不去吧；何況……我們還是他的親戚。」

「可是爸爸曾說，」雪倫還是不以爲然，「有錢人是不會去管那些自願坐在大門外的窮人的。」

「他自然可以那樣想，」安妮姐說，「但是我還是得讓他閣下明白，他至少該把我們介紹給那些社會名流，把我們引入社交圈，好讓妳們兩個找到好丈夫。」

「找丈夫！」凱柔驚叫了一聲。

「那當然，」安妮姐望了她一眼，「否則要妳們去倫敦幹嘛！」

「唉呀，妳說得對！」雪倫也嘆了起來，但是卻是一付興緻高昂的樣子，「甘寧姐妹不就是這樣做嗎？後來伊莉莎白嫁了一位公爵——那時候追她的公爵還不只一個！連瑪利亞也逮住了一個伯爵呢！」

這個故事安妮姐自己也很喜歡。

兩個窮得無以復加的姐妹，在一七五一年，隨着母親從愛爾蘭遠征至倫敦，在倫敦社交圈中掀起了一場風暴。新聞界無時無刻不注視著她們，從不放過她們的一舉一動；雜誌也披載着各篇論她們艷麗的詩文：

輕盈、靈巧！艷冠羣芳；

纖秀、可愛！桃李爭春。

漢彌爾敦公爵在與伊莉莎白結識一個月之後，便向她求婚；雖然已是午夜了，却還趕著在科隆街的大教堂裡成婚。

而她的妹妹瑪利亞，只不過遲了五天，也和那位被她俘擄的伯爵成婚了。

伊莉莎白不僅漂亮，她還是個忠實的、富同情心而且非常勇敢的女人——可是，她所遭的不幸却令人扼腕——因為，她所嫁的這位公爵原來竟是個聲名狼藉的酒鬼。

在她爲他生下一子一女之後，這一位飲酒過度的公爵便撒手歸天了，年紀不過卅三歲。

伊莉莎白頓時成了個孤單而又不幸的人，可是她很快便再婚了。她的第二任丈夫是艾恩·坎貝爾上校，一位品格高尚而有雄心壯志的人，並且很快就因豐功偉業而晉封爲阿吉爾公爵。

這是安妮姐所知道的最羅曼蒂克的故事；而，每當她回味這個故事的時候，她總禁不住這樣想：伊莉莎白·甘寧絕不可能比凱柔漂亮。

「她一定會嫁個公爵。」當安妮姐正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却聽到凱柔在對雪倫說：「至於我啊，我一定辦不到，做公爵夫人實在是件嚇人的差事！」

「我們都希望妳能成爲公爵夫人，凱柔。」安妮姐立刻打斷了她的話，「再也沒有人會比妳更漂亮了！無論那一個倫敦子弟，只要見著妳，沒有不希望妳成爲他的妻子的——當然，有些人則是要向雪倫求婚的！」

「嗯，安妮姐，妳怎麼不提妳自己呢？」凱柔問。

「我可沒時間去想自己，除非先把妳們兩個安頓好。」安妮姐向她微微的笑了笑，「小姐們，妳們可得明白，這可是個緊急事件，我們的錢只够這一季的費用——過了這一季，便再也沒有機會了！」

「就算只要這一季的費用，又要到哪兒去找呢？」雪倫問。

「妳們難道忘了媽媽留下的那串項鍊嗎？」安妮姐輕輕的問了一聲，嘴角帶着一絲笑容。她的兩個妹妹同時發出一聲驚嘆。

「媽媽的項鍊！哦，當然記得！」雪倫興奮的說，「那要值好幾百鎊呢！」

「只可惜那上面鑲的是翡翠，而且也不够大！」安妮姐說，「但是，媽媽曾經說過，這樣還是能賣上五百鎊！」

「那是一大筆款子了！」凱柔長長的吸了一口氣。

「剛够我們的計劃用，」安妮姐又繼續說，「不要忘了，媽媽把這個東西藏了那麼多年，正是要我們在這一種不得已的狀況下用的。」

「我覺得奇怪，爸爸怎麼沒把它賣了。」雪倫一臉的狐疑。

「媽媽說是她勸爸爸把它留下來暫時擱在一邊，然後她便盡量不給他看見，久了他就忘了。」安妮姐說到這裡，搖了搖頭，似乎這件事情她並不十分喜歡提起。「我想，媽媽那時早就想到用這個項鍊做我們的嫁粧了。正因為如此，現在更是把它賣掉的時候了！」

「要是能够賣上五百鎊的話，那麼，我們每人就可以得到一百六十七鎊！」雪倫算了一下，一副精明踏實的樣子。

「嗯，假如我們平分的話，」安妮姐明白這種算法，可是她另有更精明的打算，她說：「這筆錢不能夠打散，唯有合起來用，我們才能够在倫敦租上兩個月的房子，買上幾件漂亮的衣服

。

「甘寧姐妹倆只合穿一件衣服呢！」雪倫的思緒又飛揚了。

「可是妳們兩個得多買幾件，」安妮姐說，「我有個預感，現在的人一定比甘寧姐妹那時代的人要現實得多！」

「而且衣服也要比那時簡單多了，」雪倫好像被觸發了靈感似的，緊接着嚷道：「我是說，女人穿的越來越少了，哦，上禮拜的婦女雜誌還特別介紹過：『巴黎最新款式已風靡倫敦，細棉薄料，胸腿隱現，男士爲之瘋狂。』」

「雪倫！」安妮姐喝止了她，「這樣未免太不像話了！妳和凱柔可不許穿那樣的衣服！」

「可是我們必須穿得時髦啊，安妮姐！」雪倫立刻反駁，「另一本美女集錦還說，巴黎和倫敦還有一些女人，甚至把細棉袍弄濕了，貼在身上，就好像沒穿衣服似的！」

「我真弄不懂那些女人！」安妮姐再度嚴厲的截斷了她的話題，然後十分嚴肅的說：「女孩子應該盡量端莊，假如妳還辦得到的話！我希望妳們嫁的丈夫，絕不會是喜歡討蕩婦做太太的人！」

「安妮姐，妳怎麼說，我們就會怎麼做的。」凱柔立刻應承。

安妮姐的臉色柔和了，她放緩了語氣，望著凱柔說：「謝謝妳，凱柔，我希望妳們倆都相信我，我會盡我所能的爲妳們找到最好的對像。這事情有多嚴重，妳們都知道，我也不再說了。這次倫敦之行絕不能犯錯，更不能陷入任何不利的情況。」

「這是實話，」雪倫伸了伸舌頭，「此外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，我們必須打入『阿美社』去！」

「什麼是『阿美社』呢？」凱柔好奇的問。

兩姊妹不由都用疑問的眼光盯著雪倫。這個年方十七的老么，要比兩個姊妹更清楚這個摩登世界。

「『阿美社』就是，」她帶著得意的神色說，「倫敦最嚴格的會社，最重要却也最排外。」

「哦，怎麼說呢？」凱柔又問。

「這些都是我看不見的，」雪倫看了她二姊一眼，然後以一種戲劇性的腔調解說，「這個會社呢，乃是由社交圈內最出風頭的一羣所主持，像什麼喬絲夫人、考柏夫人……甚至還包括了李文公主呢！除非接到這幾人的請帖，否則只有不得其門而入了！而任何不被阿美社接受的，都只能算是社交圈外的人！」

「嘖嘖，聽起來好勢利！」安妮姐嗤了一聲。

「她們就是喜歡把事情搞成這樣。」雪倫一面說一面站起身來。

「我唸首詩給妳們聽聽，就刊在去年的那份雜誌上，等我去找來！」

她說着，便跑了出去。安妮姐望着她活潑的身影，眼裡懷著愛意；然後，她又望向了凱柔。

清晨的陽光，打窗口射進來，正照在她如雲的秀髮上，燦起一層金濛濛的光暈。

沒有人會比她更漂亮了！安妮姐暗暗的想著，更忍不住用她那特有的、既柔和却又十分肯定

的聲調，對她說：

「妳決不能老呆在這裡，凱柔，我最親愛的，在這裡除了雨果以外，妳接觸不到任何年輕人。」

「可是我喜歡雨果。」凱柔低聲抗辯道。

「他的確是個好青年，」安妮姐也同意，「但是，妳我心裏都明白——他沒錢，而他爸爸又澈底反對你們倆的婚事。此外，雨果只有在這卡夏城，才稱得上是個人物……。凱柔，倫敦還有許多前途遠大的年青人正等着妳。」

「他們可能會令我不安……。」凱柔怯怯的說。

「他們會欣賞妳，崇拜妳！」安妮姐說得十分堅定。

她很明白她妹妹指的是什麼。

凱柔很容易就給人嚇着——呵護她，不讓她受到打擊，便成了安妮姐特別的責任了。

凱柔極端的敏感，在社交場合中，只要有人唐突了她，她就會覺得被欺侮、被冷落，而偷偷的溜回家去。

「妳在倫敦絕對會成功，」安妮姐再三向她保證，「而且是大大的成功！凱柔，妳會在每一個舞會中稱后，會不斷的被邀請，不斷的被稱讚！每一個年輕人都會獻上他的心、他的財富，在妳腳前俯伏！」

凱柔只是默不作聲，她臉上隱有憂戚的顏色，幸好這時雪倫已興高彩烈的捧着一本婦女雜誌

奔了回來。

不等她們發問，她便有點氣急的唸了起來。「仔細聽着，」她招呼了一聲，「本篇乃亨利·魯瑞爾所作，全文如下：

在前奏納一點魔術——

名利，財富，時髦，朋友，情人；

令人惱怒或高興，

不論階級，年紀，與性別。

一旦加入阿美社，

一夜平民變君皇，立刻完美無瑕疵；

倘若一旦被放逐，

嗚呼噫嘻，從此沉淪永不復。」

唸完後，三姊妹都沉默了一陣子。

「假如我們被放逐了，又怎麼辦？」凱柔真被嚇着了

「不至如此，」安妮姐堅定的說，「假如連布魯倫公爵都無法把我們引進阿美社，那麼還有

誰辦得到呢？」

「但願妳說對了，」雪倫也增加了信心，「這一切都要看公爵肯不肯幫忙了，而，就算公爵答應幫忙，我們還是得找個伴婦才行。」

「這個我也想到了，」安妮姐點點頭說，「我會求公爵也幫我們找一位。」

「那麼我們也得付錢給她囉？」雪倫問。

安妮姐聽得呆了一會。

「但願不用付錢，」她喃喃的說，「我可沒把這種費用算進去！我想只要把項鍊賣了，這些錢該是够的。」

「妳把它放在那裡？」雪倫熱心的問。

「就在媽媽的臥房裏，我晚上還檢查過，」安妮姐答說，「我一直讓它留在媽媽原來收藏的地方，免得爸爸看見把它花掉。」

三姊妹互望了一眼，誰都說不下去了。

她們都很明白，她們的父親在最後幾年裡，變得那麼吹毛求疵，不近人情。他似乎有意忽視所處的惡劣環境，只求重享往日所習慣的奢侈品。

他想吃的食物往往是他們這個小村莊裡買不到的，必須到城裡去買，而價錢又都貴得驚人。他點的都是最好的酒，而且非紫葡萄酒不喝。

安妮姐爲了迎合他、取悅他，只好費盡心思，以有限的家用，像製造奇蹟似的，爲他張羅來